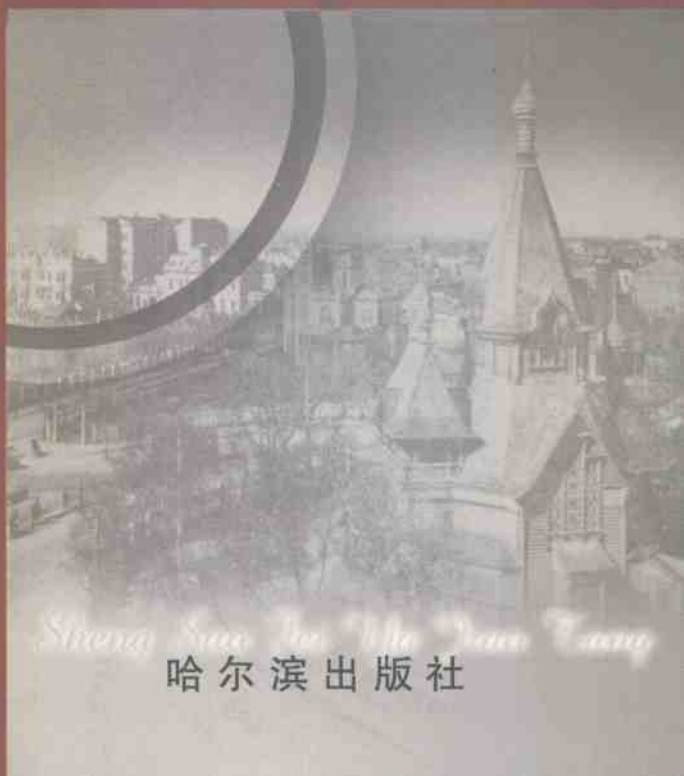


哈 / 尔 / 滨 / 城 / 史 / 长 / 篇 / 小 / 说 / 系 / 列 / 丛 / 书

圣·索菲亚教堂

雪墨 著



Saint Sophia Cathedral

哈尔滨出版社

圣·索菲亚教堂

雪 墨 著

哈尔滨出版社

序

哈尔滨作为一座城市的历史并不太长，然而，作为一个地理名称的时间却相当久远，且在这个名称出现之前，在这块土地上中国北方民族就早已叱咤风云了。

他们以无畏的精神，征服了自然；用辛勤的汗水，开垦了荒原；凭坚毅的品格，建设了家园；藉英雄的气概，保卫了江山。他们在松江之滨，沃野之上，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生活，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书写了气吞山河的华章，留下了彪炳千秋的辉煌。

哈尔滨城市历史之复杂，风貌之独特，生活之多样，在中国年轻的大城市中是不多见的。也正因此，它不仅拥有无比丰富的史实资源，也蕴育着色彩斑

斓的文学创作的矿藏。

哈尔滨的作家是幸运的，仅就哈尔滨多彩多姿的历史而言，他们不愁素材的匮乏，即使写上数百部作品，也绝不会与其他城市的作品在题材上雷同。

此次在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的直接关怀和支持下，由哈尔滨出版社和省作协老干部创作委员会，组织作家创作的哈尔滨城史长篇小说系列丛书，就是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再现哈尔滨历史的重大举措。

这次创作出版的哈尔滨城史长篇小说系列丛书含有八部作品。一次同时推出八部长篇小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收获。这八部作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再现了哈尔滨昔日复杂的社会生活，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做了生动的描绘和深入的剖析，组成了系列的哈尔滨风土人情画卷，展示了往日的风云变幻，列强角斗，志士抗争，人事沉浮，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等等场景。

读者可以从《圣·索菲亚教堂》中感受到历史风云的变幻莫测，西方宗教的长驱直入，中外文化的冲突融合。从《混血菊花心》中透视出多国移民的生活境况，涉异婚姻的家庭场景，混血儿的心态轨迹。从《天净尘荒》中看到地下斗争的隐蔽神秘，接收改造的困苦艰难，民族命运的朝夕瞬转。从《血雨潇潇》中感触敌伪统治的野蛮残酷，文化剿杀的暴烈血腥，中华儿女的无畏抗争。从《高悬的匾牌》中追忆殖民经济的摧残挤压，民族业者的苦斗挣扎，

爱国人士的品格情操。从《万劫余生》中领略民族英雄的伟大风范，抗联战士的精诚忠勇，错案造成的难言苦衷。从《日出日落》中体验移民拓荒的艰难辛酸，建设家园的曲折苦乐，三大家族的事业沉浮。从《满洲人家》中痛见失去家园的苦难辛酸，日常生活的屈辱压抑，生存斗争的坎坷曲折。

这八部作品虽然融在一个完整的系列中，但在风格特征上又各有千秋。《圣·索菲亚教堂》的雄浑豪迈，大气磅礴；《混血菊花心》的古朴雅致，凝重洗练；《天净尘荒》的幽默诙谐，辛辣老到；《血雨潇潇》的扎实沉稳，有板有眼；《高悬的匾牌》的沉郁顿挫，有张有弛；《万劫余生》的凄凉激越，神完气足；《日出日落》的潇洒浪漫，自然流畅；《满洲人家》的委婉细腻，兴会淋漓……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历史小说是小说，不是历史。但是创作历史小说的作家必须认真、深入地研究历史，把握其规律和本质，感受其姿韵和律动，领略其特征和风采。

对于有责任感的作家来说，历史不是可以随意打扮的天真女孩。因此，创作历史小说的作家，不能凭藉主观的好恶去戏说、胡说、瞎说。尽管作为文学的小说可以根据故事、情节、细节的需要，虚构或渲染，但总体上必须做到艺术上的真实，忠于历史并再现历史的本来风貌。

作家劳动的本质是创作，而并非记录或模拟。他可以

写历史上未曾发生过的故事，但是必须是可能发生的故事。将这类作品列入历史小说之列，也无不可。

综观哈尔滨城史长篇小说系列丛书的诸多作品，总体上都具鲜明的历史色彩，在人物的刻画和事件的描写上，也都力求再现当时的情景。然而，个别作品还缺少些历史的厚重感，对那个时代特有的氛围营造得还不够浓郁，使人物和事件多少显得单薄了些。但，瑕不掩瑜。哈尔滨城史长篇小说系列的出版，无疑是我市文学创作的一大成就，它不仅为我们的文艺百花园增添了一片新的秀色，再一次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也给了我市历史题材创作一个强有力的推动。如果我们能锲而不舍，一批批创作下去，哈尔滨文学艺术的更加繁荣或许会更快些。

历史是过去时代的回声，让今天的人们通过文学艺术倾听昔日的回声，了解城市的昨天，对于今天和明天不无裨益。

编者

2002年10月

1

公元 1932 年 11 月 25 日，从昨天午夜开始飘洒的鹅毛大雪一直未停。清晨人们出门看见整个哈尔滨一片银装素裹，刚刚落成的圣·索菲亚教堂的圆形穹顶银峰似的展现在高空。

鹅毛大雪虽然还纷纷扬扬地下着，然而天空却透着灰黄的亮色，初升的朝阳将东方薄薄的雪云照得有如蝉翼，使飘飘洒洒不肯急于下降的“鹅毛”变得轻盈而神秘。

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人们知道，凡是降鹅毛大雪的时候，空气都较为湿润，并且不冷，正是外出踏雪呼吸新鲜空气的好时光。

可是今天，人们好像不是平常出门赏雪。一大早，圣·索菲亚教堂塔楼上的群钟就响了起来。这钟声是人们从前没



有听到过的。它不同于一般教堂的钟声响亮而显得单调。它洪亮而和谐，悠远而浑厚，丰富而清晰，仿佛是一首编钟乐曲，节奏鲜明，旋律优美。

循着这声音，人们向圣·索菲亚教堂广场走去。转瞬间通往教堂的水道街、透笼街、新城大街、地段街、石头道街等大街小巷就拥满了汽车、马车、斗子车、雪橇和好奇的人群。

人们到达广场时，那里已是圣帜招展、队列整齐，从教堂的门口到广场前沿铺着红色的地毯，教士们在忙忙碌碌，一个盛大的典礼已准备就绪。

教堂的钟声在间歇了一会儿之后，突然重新响起来，人们看到敲钟人穿着红色镶金线的制服，手脚并用地“演奏”起来。他有次序地用手和脚轮番推击着那些大大小小的钟，那些钟在摆动中发出不同的声音，组成一首神圣而庄严的乐曲。

广场上的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肃立的东正教徒们用他们特有的画十字的方式表示他们的虔诚和感恩。

在圣·索菲亚教堂的钟乐接近尾声的时候，分布在道里、道外、南岗、香坊十几座教堂的钟声一齐响了起来，茫茫大雪中的哈尔滨淹没在宗教气氛浓重的钟声里。

也许是钟声过于铺天盖地，刚才还迷迷糊糊的晨雪不知什么时候停止了。透过薄云的晨光将圣·索菲亚教堂镀上一层神秘的色调，使那绿的穹顶、红的墙壁、白的雪地更



显得像上帝的使者不时栖息的地方。

上午10时，钟声停止了，掌院司祭弗勒洛戈陪同参加祝圣盛典的远东教区主教、教堂司祭、高级神职人员以及各方面的贵宾，踏着厚厚的红地毯走出教堂的正门，先于他们布置在教堂正门两侧的是庄严的东正教仪仗队。今天无论是主持人、来宾，还是教徒都穿得十分庄重考究。本来就身材高大的俄罗斯主教和司祭们，穿上宗教盛典的礼服，戴上高高的饰有金线的丝绒尖顶帽子，蓄着长长的连鬓大胡须，看上去颇有点魁梧伟岸，气度不凡。

仪式尚未开始，狂热的教徒和前来祝贺的俄罗斯侨民们就用欢呼声使广场沸腾了，有些侨民还不断摇动着早已废弃了的俄罗斯三色旗，高喊“乌拉”。

弗勒洛戈虽然感到某些侨民的举动有点出格，但还是被广场的气氛所感染了。他一反宗教领袖人物固有的深沉和矜持，用充满感情色彩的语调说：“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圣洁的白雪与和煦的阳光……”

他边激动地说，边在胸前画着十字，站在红地毯上的主教、司祭们也与他同画。

广场静下来，谁也不知道这是典礼正式开始了，还是回答教徒和观众热情的话语。人们正期待着，教堂乐队演奏了祝圣曲，宣告了典礼的正式开始。这音乐庄严神圣，将庆典带入了对上帝的向往和崇拜的气氛中。

一些老年教徒流下了眼泪。他们无法抑制心中的感慨，



自 1898 年俄罗斯东正教在哈尔滨香坊建造起圣·尼古拉教堂以来，在这座城市中已先后建起了圣·尼古拉中央大教堂、圣母领报教堂、圣·伊维尔教堂等 20 多座东正教教堂了。俄罗斯东正教在非俄罗斯土地上还从未这样兴盛过，它说明俄罗斯势力在远东还远未衰减到无所作为的地步。

想到这些，看看眼前盛典壮观的场面，教徒们心里多少找到些安慰。然而，这种安慰仍然不能扫除他们情绪中堆积已久的阴霾。尽管俄罗斯东正教的教堂在这里还一个接一个地建设，俄罗斯帝国毕竟不存在了，往日的辉煌已被落日的余辉所取代。就是在俄国残余势力尚存的哈尔滨，俄罗斯人的荣耀和风采也日渐衰减了，一座新的教堂的建立能够让俄罗斯重振雄风吗？不仅感受颇多的教徒们心存疑虑，恐怕上帝也缺乏信心。

但是，圣·索菲亚教堂终于艰难地拔地而起，巍巍峨峨矗立在“东方莫斯科”的中心，成为云遮雾罩的俄罗斯形象的一个新的亮点，这多少给怀旧的人们一些兴奋，给失落的情绪一些解脱。

所以，前来参加教堂落成、启用盛典的教徒和前来祝贺的俄国侨民，面对着在广场外面看热闹的中国人，尽其所能地保持着往日的尊严和体面，有的人还故意表现出高贵和傲慢，让人感觉到他们依然是“东方莫斯科”的主宰，东正教依然是这里最具影响的宗教，他们依然是上帝的宠儿。



圣·索菲亚教堂的掌院司祭弗勒洛戈担当今天盛典的主持人，他深知这是教区委员会给予他的特殊荣誉。光临今天盛典的不仅有教区主教，还有教区内各大教堂的金冠修士大司祭、修士司祭、大司祭、司祭、辅祭和信奉基督教国家驻哈尔滨市的外交使节，以及中东铁路要人，流亡将军和当地的社会名流。能在这些人面前主持远东最大最壮观的圣·索菲亚教堂的落成、启用盛典，是何等的荣耀。作为一个掌院的司祭一生中有这样一个机会就足够了。这不仅会在教区内奠定他升迁的牢固基础，更会让他在这一地区声名远扬。

教会的等级观念与等级制度，一点也不亚于世俗社会，品高一级压死人和官高一级压死人如出一辙。弗勒洛戈的品级仅是司祭，这样的品级是与教区主教的品级相去甚远的。由于教区主教大人菲洛高支担当了圣·索菲亚教堂筹建委员会主席，他才有机会走进主教的身边，并成为主教的亲信之一。就这一点，不知引起了多少修士大司祭、修士司祭的暗中妒忌。也正是这些妒忌让弗勒洛戈感到自己的身价和地位的变化。

为了充分展示才华和能力，弗勒洛戈决心将今天的盛典主持得恰到好处，让它空前盛大和隆重。再说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需要，主教的需要，更是重振精神，光复俄罗斯帝国大业的需要。

所以多日来他就一遍一遍地演练自己的主持词，就是



典礼上他怎样出场，迈着什么样的步伐走到主持人的位置，怎样目视教众，用什么样的音调讲话，做什么样的手势……都一一做了精心的设计和练习。

弗勒洛戈是明智的，他在抓住这个机会想有一番出人头地表现时，并没有失去分寸。多年的经验告诉他，无论他多么出类拔萃，都不要影响了主教大人的风采和至尊至贵的形象。在盛典上如果主教大人是一轮明月的话，他应该是捧月的众星之一，不过要是众星中最亮的一颗。他也不能让其他大教堂的修士大司祭、大司祭们感觉不自在，他的表现出众即可，不能有过分张扬的痕迹，不然肯定会招来这些人背后向主教大人奏本。

就是在各国驻哈尔滨的使节面前，也要既保持庄重之风又展现谦和之态，毕竟今后教堂在许多方面需要这些人携手。弗勒洛戈把一切都想得周全之后，放心地等待着盛大典礼时刻的到来。

弗勒洛戈站在主持人的位置上目视着参加盛典的贵宾和虔诚的教徒时，他受了极大的感动。这盛大无比的场面，数千张虔诚的面孔，让他想起了公元325年至787年7次主教会议的主要信条，他心中不断默念着“上帝圣父、圣子和圣神三位一体”，他多少感觉到想借盛典的机会做些个人的表现有点失体，他的脸上掠过一丝自责的表情。不过他毕竟十分老到，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心态。

当弗勒洛戈宣布请菲洛高支主教致祝圣词时，教堂东



南角透笼街与地段街交角处的修鞋铺木板房轰然一声着起了大火，火势熊熊，火舌四窜，滚滚浓烟直扑正在举行盛典的圣·索菲亚教堂广场。

满身带火，熏得乌黑的掌鞋匠从木板房中冲出来，一边在雪地上打滚灭身上的火，一边鬼哭狼嚎地喊：“救火呀！救火呀！”

看到滚滚升空的浓烟，听到这救火的喊声，透笼街上一些人跑来跑去叫着：“失火了！失火了！”广场上看热闹的人有些骚动。

弗勒洛戈皱着眉头，回首望着教堂背后升起的浓烟，不动声色地倾听主教开始的祝圣词。给人的印象好像教堂是供奉上帝的地方，今天的祝圣大典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开始的，什么灾祸也危及不到它。

为了压住透笼街那边传来的嘈杂的喊叫声，主教有意提高了祝圣的声音。可是他万万没想到从四面八方迅速开来的救火车的高声鸣叫，使什么讲话和吵嚷都变得微不足道了。

由于参加祝圣典礼的要人的汽车、马车、雪橇都停在附近的街道上，消防车一时靠近不了着火的板房。这些停得很密的各种车辆马匹，想要让道也让不开，你挤我，我撞你，交织在一起，一片混乱。突然赶来的大批警察，不得不用棍棒打那些闪不开的拉车、拉橇的马。马一惊，嘶叫不已，拖着空荡荡的车和铺了厚厚毡毯的雪橇横冲直撞，



人们呼天喊地，东躲西避，其混乱程度不亚于一场战争突然爆发。

失火的修鞋板房依然火势凶猛地烧着，燃烧着的破胶皮和皮角子发出了难闻的气味，把雪后的清新吞噬殆尽。消防车终于到达了失火处，几辆车同时开启高压水枪，把残余的焦木、板片、破鞋、胶掌、皮角、鞋钉翻了个个儿，抛撒在融雪流水的街道上，污秽不堪。

火熄灭了，广场上的祝圣仪式也结束了，来宾和教徒们怀着异样的心情默默走进了庞大无比的圣·索菲亚教堂内厅进行祈祷。

圣·索菲亚教堂的祝圣典礼和透笼街修鞋板房的失火，同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这些天酒吧、小餐馆、理发店、洗澡堂、上流社会的沙龙，乃至外国驻哈尔滨的领事馆好像除了谈论这偶然凑在一起的两件事就没有别的什么可说的似的。

然而，把消息传得最热闹的还得算那些马车夫、斗子车夫、人力车夫和驾雪橇的人。这些人虽然多数不识字，圣·索菲亚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但是他们是第一批记住和不断提起这名字的市民。在他们的词典里，什么圣·索菲亚、圣·尼古拉、圣母领报、清真寺都不过是个“地名”。在他们的心里，好像这些天大家都要到圣·索菲亚教堂和失火的透笼街去看看似的，所以一有顾客招手，就不由自主地说：“先生去圣·索菲亚教堂吗？”遇到外侨就变成了



“圣·索菲亚教堂的去？”经他们这一提醒，再加上对祝圣场面和失火情况绘声绘色、添枝加叶的传闻，不想到那里去看看的人也动了好奇心。于是，圣·索菲亚教堂广场简直是人山人海。

当然，更能添油加醋、推波助澜的还得说那些小报。1932年是哈尔滨小报的鼎盛时期。他们又各有自己的方针和背景，一件事你这么讲，我偏那么讲，炒起舆论来，五花八门。读者有个习惯，说法愈是离奇愈能激发兴趣。因此，买了《滨江时报》再买《哈尔滨午报》，懂点外语的还要看看《国际协报》怎样说。报纸由于圣·索菲亚教堂的故事而畅销，由于失火的“配料”而好卖，自然就挖空心思持续这方面的报道。

面对着越炒越热的舆论，圣·索菲亚教堂的主持人司祭弗勒洛戈心情复杂。教堂一落成，祝圣式刚刚结束，就家喻户晓，四海皆知，他当然喜出望外；但是那把小火把祝圣典礼搅得乱纷纷的，几乎是有头无尾又让他不无烦恼。

他本想召开一次神职人员会议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两件事凑在一起了，又怕破坏了大家兴奋自豪的情绪。是的，圣·索菲亚教堂现在已是远东最大、最壮丽、最令人羡慕的教堂了。能主持这个教堂，能在这里供职是上帝的特别垂青，不要因为邻近的一把小火而影响了大家的神圣感。

弗勒洛戈下不了召集一次会议的决心，然而他自己却没有停止思索。



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时间，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1932年11月的哈尔滨早已不再是俄国势力的黄金时代。如果说1905年的日俄战争使“黄色俄罗斯”计划受挫，那么1931年至1932年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全境侵占已使“黄色俄罗斯”梦彻底破灭了。何况布尔什维克牢牢掌握着政权，不用说“黄色俄罗斯”，就是“白色俄罗斯”亦不属于他们这些人了。圣·索菲亚教堂在东方虽然独领风骚，作为主持人的他，地位也十分显赫，但他和他美轮美奂的教堂的主要作用，只能是祈祷上帝赐平安于流亡者了。幸好上帝不喜欢布尔什维克，也说不定他们这些人有凯旋而归的那一天，那时圣·索菲亚可就成了了一块圣地了。

弗勒洛戈虽然时常这样想着，但他也觉得这和梦幻差不多，眼前的现实还是不断地击碎他的梦。那把火为什么偏在举行盛典时着呢？一个小小的修鞋板房居然熊熊燃烧了一个小时，除非那里早就堆满了废汽车轮胎和皮角子。这么多材料恐怕够掌鞋匠用上100年了，再有长远打算的掌鞋匠也不会这样备料吧！再说一个穷掌鞋匠有这么多资本吗？那些警察和消防车怎么有如天降，火一起就立即从四面八方的街道涌来，难道他们有预感事先准备好了吗？

弗勒洛戈越想越觉得这火着得蹊跷。于是他将一位多年做情报工作的神职人员米西宁找来，悄悄布置他一项任务——弄清楚这个修鞋铺的背景和失火的原因。

弗勒洛戈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觉出与教区会议主席、



圣·索菲亚教堂筹建委员会主席、主教兼修道院院长米哈依·菲洛高支那次谈话的意义。

那还是在9年前，主教主持了这个教堂的奠基仪式之后的一次小型晚餐会上。他站起来，十分感动地对为重建圣·索菲亚教堂捐资60万卢布的茶商奇斯加科夫说：“由于您两次为圣·索菲亚教堂慷慨捐助，圣·索菲亚教堂才得以于1907年在此初建，1923年重建。俄罗斯东正教徒会永远感谢您的，上帝更会赐福给您。教堂建成后将用最珍贵的大理石刻下您的名字，让您的义举千古流芳。”

奇斯加科夫热泪盈眶，激动不已，他站起来向主教施礼。“主教大人的这番话，令我忐忑不安，我只是尽了一个东正教徒应尽的一点义务，不值得承受这样崇高的荣誉。”

“上帝不会忘记您的虔诚的，他赐福给您的同时也一定会赐给您金钱的，我深信您会因这座教堂而更加发财，这比直接投资商业效果更佳。”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依然控制着中东铁路大权的白俄铁路局长布洛金插话。

主教菲洛高支皱皱眉头，不自在地扫了布洛金一眼，心里抱怨道：“在这种场合不应把话说得这样透，这会破坏人们心中的圣洁感。”主教毕竟是主教，沉稳、善于掩饰情感是他惯有的修养。他好像没注意铁路局长的话似的，侧过身去对从彼得堡来的著名建筑师西亚阔夫说：“您的设计真是美轮美奂。很难想像世间会有如此杰作，将来这座教堂落成后，一定会成为远东乃至整个东方的奇观。在此请

